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二十三目錄

序

重修證類本草序

雙溪小稿序

小兒痘疹方論序

流注八穴序

內外傷辨惑論序

送王仲澤任甯陵縣令序

別鳳翔治中艾文仲詩序

弔元老詩序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登科記序

歸潛志序

太古集序

麻革

麻革

陳文中

寶傑

李杲

楊宏道

楊宏道

楊宏道

杜仁傑

李世弼

劉祁

劉祁

重刊李長吉詩集序

趙衍

奪錦標詞序

白璞

水調歌頭詞序

白璞

沁園春詞序

白璞

滿庭芳詞序

白璞

垂楊詞序

以上原列卷四十五

白璞

水雲集後序

范名缺

水雲集後序

失名

太古集自序

郝大通

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序

郝大通

太古集序

范圓曦

大丹直指序

邱處機

博州戰姑庭楸詩序

邱處機

湛然居士集序

釋萬松老人

密呪圓因往生集序

以上原列卷四十六

夏賀宗壽

金文最卷二十三目錄

金文最卷二十三目錄

序

重修證類本草序

麻革

自古人俞穴鍼石之法不大傳而後世亦鮮有得其妙者遂專用湯液丸粒理疾至於剝腸剖臆刮骨續筋之神奇以爲別術所得終非神農家事維聖哲審證以制方因方而見藥故方家言盛行而神農之經不可一朝而舍也其書大抵源于神農氏自神農氏而下名本草者固非一家又有所謂唐本蜀本者迄於有宋政和閒天子留意生人乃命宏儒名醫詮定諸家之說爲之圖繪使人驗其草木根莖花實之微與夫玉石金土蟲魚飛走之狀以辨其藥之眞贋而易知爲之類例使人別其物產風氣之殊宜君臣佐使之異用甘辛鹹苦酸之異味溫涼寒熱緩急有毒無毒之不同而易見其書始大備而加察焉行於中州者舊有解人龐氏本兵

煙蕩析之餘所存無幾故人罕得恣窺今平陽張君魏卿惜其寢
遂湮墜乃命工刻梓實因龐氏本仍附以寇氏衍義比之舊本益
備而加察焉書成過余屬爲序引余謂人之所甚重者生也衛生
之資所甚急者藥也藥之考訂使無以乙亂丙誤用妄投之失者
神農家書也開卷之際指掌如見政如止水鑑形洪鐘答響顧安
所逃遁其形聲哉養老慈幼之家固當家置一本況業醫者之流
乎然其論著自梁陶隱居唐宋以來諸人備矣余言其贅乎世固
有無用之學無益之書余特嘉張君愛物之周用心之勤能爲是
大有益之書以暨羣生以圖永久非若世之市兒販夫僥倖目前
規規然專以利爲也故喜聞而樂道之君諱存惠字魏卿歲己酉
孟秋望日貽溪麻革信之序

證類本草

雙溪小稿序

麻革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爲詩予在朔方時嘗見其一二駭惜
以爲異及獲觀雙溪小稿始信向所傳不謬趙虎巖呂龍山世雄

于歌詩爲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贅與古人嫌其少作往往削棄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于今傳誦亶亶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況雙溪相門子生長北庭戎馬閒甫十餘歲已能爲歌詩至于斯噫亦過人遠甚搏而躍之有激頽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暉明之實爲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爲文黼爲卿雲蒸爲雨露以芘澤天下此特其土苴耳雖然源于細流乃成江漢則是集其權輿歟固不可以不志麻革序

雙溪醉飲集

小兒痘疹方論序

陳文中

嘗謂小兒病證雖多而瘡疹最爲重病何則瘡疹之病蓋初起疑似難辨投以他藥不惟無益抑又害之況不言受病之狀孰知畏惡之由父母愛子急于救療醫者不察用藥差舛鮮有不致夭橫者文中每思及此惻然于心因取家藏已驗之方集爲一卷名之曰小兒痘疹方論刻梓流布以廣古人活幼之意顧不遑歟和安

郎判太醫局兼翰林良醫陳文中謹書

謹從

欽定古今圖書

集成恭錄

流注八穴序

竇傑

交經八穴者鍼道之要也然不知孰氏之所述但序云乃少室隱者之所傳也近代往往用之彌驗予少時嘗得其本於山人宋子華子華以此術行於河淮閒四十年起危救患隨手應者豈勝數哉予嗜此術亦何啻伯倫之嗜酒也第恨斯學之初心術未償手法未成而兵火薦至家藏圖籍與其的本悉亡之今十五年訪求而莫之獲近日得之于銅臺碑字王氏家其本悉如舊家所藏但一二字說及味之亦無所寄矣予復試此一一精捷疾莫不廖苟診視之明俾上下合而攻之如會王師擒微姦捕細盜雖有不獲者寡矣噫神乎哉是術也今得之亦天之厚予於嗜者多矣然予之所嗜非欲以藉此而私己之爲也盡欲以民生舉無痒癩疾痛癰羸殘瘵之苦而爲之也惟學者亦是嗜焉非如是非予之所敢

知也時丙午歲重陽有二日寶漢卿序

鍼灸四書

內外傷辨惑論序

李杲

僕自幼受難素于易水張元素先生講誦既久稍有所得中年以來更事頗多諸所診治坦然不惑曾撰內外傷辨惑論一篇以證世人用藥之誤陵谷變遷忽成老境神志既惰懶于語言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矣崑崙范尊師曲相獎借屢以活人爲言謂此書果行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是亦仁人君子濟人利物之事就令著述不已精力衰耗書成而死不愈於無益而生乎予敬受其言謹力疾就成之雖未爲完備聊答尊師慈憫之志師宋文正公之後也丁未歲重九日東垣老人李杲明之序

內外傷辨惑論

送王仲澤任甯陵縣令序

楊宏道

二戴集禮列於五經其文字之多倍於易詩書而喪服幾半之聖賢相與丁寧問答以明其制者得非禮主於敬敬以立行行以孝爲本孝以勉喪事爲難乎宰我欲期三年之喪孔子以爲不仁於

汝安乎之間責之甚深嗚呼去聖益遠而安之者何其多也太原王君仲澤之居母喪也辨踊至于旣殯飭粥倚廬至于食菜果練冠至于祥琴能率禮以終制難矣哉立行之本于流俗旣衰之後舉禮之難于叔世已壞之後移之可以事君推之可以從政矣初宣廟以縣令近民欲得其人也詔內外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以聞而用之他人之舉者一二人或三四人至於五六極矣舉君者獨三十餘人自登進士第以青衫九品薙荒辟書居油幕者殆將十年而人無言焉及丁母憂唐鄧帥府又以前職檄起之蓋不得已而後起也旣而從吉從吉未滿三月敕授甯陵縣令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若君者克自立者歟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若君者爲可知者歟愚嘗妄論四科之長各述其所長非謂有其一而無其二也曰德行顏淵不能政事季路無德行可乎曰文學子夏不能言語子貢無文學可乎故於君之赴甯陵也唯述其能行三年之喪夫豈簡君也哉

別鳳翔治中艾文仲詩序

楊宏道

制權酒而征商吏部差監務二員曰監曰同常以五月中官給本
造周歲所用之麴九月一日新舊相代監務相呼我代者爲上交
代我者爲下交余自京師從劉監察光甫到鳳翔而府帥郭公仲
元囑文仲請余教其子姪於府學麥旣熟上交不至辭赴麟游造
麴八月上交至而罷監務造麴已竟雖上交至例不當罷蓋彼貨
利而罷余也將往邠州以詩告別

小亨集

弔元老詩序

楊宏道

康姓顯于山西妻父諱震字震亨幼孤當以廕得官過時不就性
嗜酒善畫山水交遊當世士大夫咸得其歡心寓居瀕之屬邑利
津泰和丙寅客死東光歸其骨橐葬濟水之濱一子元老始六歲
惇惇無所歸從余來淄川貞祐元年十月望日以羸疾卒傷其父
無後哀其子天死作詩以弔之

小亨集

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杜仁傑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已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擗右摺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詗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輪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餽飣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余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黽儻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揚子雲復

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序

遺山集

登科記序

李世弼

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道道也者通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於唐增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爲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元年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廷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府州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

爲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析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於上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析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羣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眞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以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爲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日月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析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後命

宣陽門上唱名後爲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爲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授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閒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于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摘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

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

日東原李世弼序

玉堂嘉話

金吾案李世弼山東須城人仕金爲教授見山東通志選舉考庚子爲蒙古太宗十二年彼時距金亡已七載世弼仕元與否不可考惟是篇述金科舉之制較金史所載加詳一代典章瞭如指掌不可謂非有用之文也故函錄之

歸潛志序

劉祁

予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爲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沒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昊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于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煙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疏飲水囊中無寸金未嘗蒂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

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序

歸潛志

太古集序

劉祁

癸巳之夏余自大梁北遷至銅臺聞天平有道士范公大師道價甚高且好賢熹事爲東州冠四方游士多往依之師皆振卹不厭遂欲一識之而未能也已而余還鄉里凡二年丙申歲南游聞其名益甚因至東原得一拜下風其言議宏深胸懷灑落飄飄然非塵土中人余驚且服遂館于其宮踰兩旬相與之意益厚將別出一編書曰此子師郝崑崙太古歌詩今將重鐫木以傳子當爲我序余受而讀之則已有馮丈內翰題其首因紬繹再四歎曰是亦古之有道者歟何其言之精而理之妙也嘗謂士大夫生而爲學則曰吾欲兼善天下致君澤民然志不與時偕鮮克遂所欲幽憂憤恚反自傷其身者多矣所謂兼善不能而獨善又失深可歎嗟

彼方外之士初無濟時心則決然修鍊惟以壽命爲事精專篤慎其功日新雖不能白日飛昇亦保體完神康強終世與夫逐逐於外物爲虛名所劫持耗智剝精而無補吾教者相去亦遠矣若今郝公幼而立志挺挺不衰其塊處數年有玉潔松剛之操一旦談元論易神解心融著書立言傳于身後而范公能發揚其師之道使大振于時而又刊定遺文以開悟晚學俱爲方外偉人故余有激而書以予吾儕之兩失者云是秋八月渾水劉祁序

太古集

重刊李長吉詩集序

趙衍

龍山先生爲文章法六經尙奇語詩極精深體備諸家尤長於賀渾源劉京叔爲龍山小集敘云古漆井若夜長等詩雷翰林希顏麻徵君知幾諸公稱之以爲全類李長吉亂後隱居海上教授郡侯諸子卑士先與余讀賀詩雖歷歷上口於義理未曉又從而開省之然恨不能盡其傳及龍山入燕吾友孫伯成從之學余繼起海上朝夕侍側垂十五年詩之道頗得聞之嘗云五言之興始于

漢而盛于魏雜體之變漸於晉而極于唐窮天地之大竭萬物之
富幽之爲鬼神明之爲日月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變悉歸于吟
咏之微逮長吉一出會古今奇語而臣妾之如千歲石牀啼鬼工
雄雞一聲天下白之句詩家比之載鬼一車日中見斗洞庭明月
一千里涼風夜歸天在水過楚辭遠甚又云賀之樂府觀其情狀
若乾坤開闢萬彙濺濺神其變也歎駭人耶韓吏部一言爲天下
法悉力稱賀杜牧又詩之雄也極所推讓前序已詳矣人雖欲爲
賀莫敢企之者蓋知之猶難行之愈難也至有博洽書傳而賀集
不一過目爲可惜也雙溪中書君詩鳴於世得賀最深嘗與龍山
論詩及賀出所藏舊本乃司馬溫公物也然亦不無少異龍山因
之校定且曰喜賀者尙少況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廣其傳冀有
知之者會病不起余與伯成緒其志爲之此書行學賀者多矣未
必不發自吾龍山也丙辰秋日碣石趙衍題

元刊本李長吉集

奪錦標曲不知始自何時世所傳者惟僧仲殊一篇而已予每浩歌尋繹音節因欲效顰恨未得佳趣耳庚辰卜居建康暇日訪古采陳後主張貴妃事以陳素志按後主既脫景陽井之厄隋元帥府長史高穎竟就戮麗華於青溪後人哀之其地立小祠祠中塑二女郎次則孔貴嬪也今遺構荒涼廟貌不存矣感慨之餘作樂府青溪志

天籟集

水調歌頭詞序

白璞

丙戌夏四月八日夜夢有人以三元祕秋水語予予詢三元之義曰上中下也恍惚玩味可作水調歌頭首句恨祕字之義未詳後從相國史公游歡如平生俾賦樂章因道此句但不知祕字何義公曰祕卽封也甫一韻而寤後三日成之以識其義

天籟集

沁園春詞序

白璞

保甯佛殿卽鳳凰臺太白留題在焉宋高宗知有嘗駐蹕寺中有石刻御書王荊公贈僧詩云紛紛已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强顏

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閒意者當時南北擾擾國家蕩
析磨盾鞍馬閒有經營之志百未一遂此詩若有深契于心者以
自況予暇日來游因演太白荆公詩意亦猶稼軒水龍吟用阜延
年瀟于髡語也

天籟集

滿庭芳詞序

白璞

屢欲作茶詞未暇也近選宋名公樂府黃賀陳三集中凡載滿庭
芳四首大概相類各有得失復雜用覃寒刪先韻而語意若不倫
僕不揆狂妄合三家奇句試爲一首必有能辨之者

天籟集

垂楊詞序

白璞

壬子冬薄游順天張侯毛氏之兄正卿邀予往拜夫人旣而留飲
撰詞一詠梅以玉耳墜金環歌之一送春以垂楊歌之詞成惠以
羅綺四端夫人大名路人能道古今雅好客自言幼時有老尼幾
八十嘗教以舊曲垂楊音調至今了然事與東坡補洞仙歌詞相
類中統建元壽春榷場中得南方詞編有垂楊三首其一乃向所

傳者然後知夫人真承平家世之舊也

天籟集以上原列卷四十五

金吾案曰璞未嘗仕金入元後被薦不出抗節以終較之身仕兩朝者其節操奚啻霄壤恭讀天籟集二卷題曰余白璞撰則璞之為金人昭昭矣今就集中所載詞序擇錄數首以見一斑云

水雲集後序

范名鉞

人生天地閒圓首方足抱識含情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佛性
仙才無不具藥鑪丹竈無不備如能屏嗜慾棄浮華絕貪求去名
利靜息虛凝則可以長生久視譚公仙人以宿緣符契壯歲得遇
重陽祖師與丹陽長生長春同師也厥後相從真人西抵汴梁付
以口訣後至洛川積功累行先厭世而口真有習語錄詞章僅數
百篇皆包藏妙用窮達造化命之曰水雲集傳之四方久矣值丙
午閒濬郡大水漂沒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即命工重刊
於東萊全真堂又值累年兵革天下無有全者路黔高友并其妻
孟嘗善舉家孜孜慕道往來於淮楚閒訪尋真人遺稿乃於門弟
子處疑若神授得其全帙恐其詩文泯絕今復鏤板印行於山陽

城西庵寶見高君用心於教門之切也嗚呼其人羽化已久斯文不可再得及見僕先父所作前序又屬予爲後跋遂不揆荒蕪勉述

水雲集

水雲集後序

失名

僕百編類諸仙降批詞頌珠璧集閒盡有高牙大纛森擁蓬扉僕憮然興之而迎其門乃蕭師故來下盼相揖而進之謂予曰頃有道友張志全不遠數千里而來攜斯長真子譚師父平世述作水雲集一部特以見遺某然而不解文墨忝於教門粗欽慕之柰屢經兵火將諸全真元奧之書板集俱已焚毀殆盡唯有此集幸好事者藏諸屋壁仍存焉若不再行鏤板傳於四方誠恐泯絕又聞將來慕道者參訪耳願爲重刊之序僕應之曰曩者有東牟范學正父子才高歆向學富固彪已序之矣僕安敢措手耶屢辭不獲聊爲散語以塞雅命云爾時已丑年重陽日

水雲集

太古集自序

郝大通

大道恍惚從無而入有乾坤造化自有以歸無夫有入於無故無出乎有元之一氣先天地生既著三才浸成萬物萬物之動有生有剋有利有害有順有逆有好有惡有是有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尊卑有序泰道將興上下失節否時斯邁臨事之始而可潛當事之期而可躍履霜致堅冰之至龍戰則其血元黃屯利居貞訟孚窒惕矯世以童蒙而處申令取毒蠱而明剛進待需柔而行有剝出門貴乎同人禍發基於大道艮止之兌說之賁革而離麗蹇滯而坎陷睽背也恆久也取新可以固鼎失律所以覆師光明則海內可觀晦跡則山林可遯非神化靈通其孰能與於此乎予嘗研精周易剛正義以爲參同畫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七政五行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有無混成以爲圖象述懷應問詩詞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目之曰太古集夫太古者太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古謂遠古上古遠古亙古務使將來慕道君子知其不虛爲者也且夫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

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
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
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
簾元闕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真水真火姤女嬰兒
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大
抵動靜兩忘性圓命固契乎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
能知莫能行者蓋情欲緣想害之之謂也人若去妄任真超塵離
法混俗而不凡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怠於仙道其
庶乎顏子有坐忘之德孟軻有養素之功蓋亦專於一事也今舉
其大綱開諸異號所謂同歸而殊途名多而理一示之可以益于
後學能使道心堅固真正無私若執志待終則位標仙籍永作真
人神通萬變羽化飛昇矣如是則非我門而不入非我道而不然
然而然於不然而然也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仲冬望後六日
自序

太古集

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序

郝大通

教者道之所以生也。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教。本無形。假言曰教。教之精粹。備包有無。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體之以爲無用。之以爲利。若曰有形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用教化於無知。則真知安從而出。若夫太極肇分三才。定位布五行。於元極列八卦。於空廓發揮七政。躋次紀綱。垂萬象於上方。育羣靈於下土。是故聖人仰觀俯察。裁成輔相。信四時而生萬物。通變化而行鬼神。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至於修真達道之士。用之德化。十方慧超三界。升沈而龍吟虎嘯。消息而蛇隱龜藏。一往一來。神號而鬼哭。一伸一屈。物我以俱忘。當是時。電激而八表騰輝。雷震而三山動色。鶴飛鳳舞。鹿返羊迴。沖氣盈盈。瑞雲密密。萬神羅列。羣魔遁形。元珠迸落。於靈臺。芝草齊生。於紫府。覺花纔放。法海淵深。直入元都。永超陸地。所謂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木馬嘶鳴。石人唱和。此皆開悟後覺不得已而爲言。是道也。

用之以順兩儀序而百物和行之以逆六位傾而五行亂非夫至極元妙其孰能與於此乎於是略敘元文刪爲節要云耳時大定十八年歲次戊戌孟夏十有九日序

太古集

太古集序

范圓曦

先師廣甯全道太古真人郝君遇師於甯海傳衣於崑崙神人授之以易大安錫之以號略見於內翰馮公之序不復容贅惟是平居製作若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難各一卷太古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師西來日真定諸人已攻木行於代歸老之後又多所撰述至於舊集所傳時有改定世俗鈔錄往往訛舛欲改新之蓋未暇也竊惟先師之道獨得於曠代不傳之妙故釋之以易廣之以禪悅精微宏廓遺世獨立法言遺論人所願見乃今魯魚莫辨真僞支離疑惑後學在於門人弟子實任其責圓曦不敏蒙賴道廕今得洒埽東原之正一居多暇日謹以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按爲定

本刻而傳之敢以蕪詞冠之篇首夫至人達觀物無不可故詞旨
所發務以明理爲宗非必駢四儷六抽青配白如世之業文者以
聲律意度相夸耳在禪學則曰粗言及細語皆成第一義在孔門
則曰詞達而已矣又曰以意逆志爲得之矣學者不志於道而惟
華采是求豈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道乎向上諸師聞師一言一
句卽以神仙許之至禱爲方外眷屬生平教督嚴磨斥公足爲元
門之臨濟使今而尙存必能高提正令坐斷大千雖獅子象王且
知斂迹狐狸野狂吾知其必不能羣矣倒景滅沒可勝浩歎雖然
師之書故在也試取而讀之意必有目直而不能視口喏而不能
言者矣歲次丙申長至日崑崙野服嗣教范圓曦謹序

太古集

大丹直指序

邱處機

仙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體天法象則而行之可也天地
本太空一氣靜極則動變而爲二輕清向上爲陽爲天重濁向下
爲陰爲地既分而爲二亦不能靜因天氣先動降下以合地氣至

極復升地氣本不升因天氣混合引帶而上至極復降上下相須
不已化生萬物天化日月星辰地化河海山嶽次第而萬物生蓋
萬物得陰陽升降之氣方生得日月精華鍊煮方實日月運行周
回自有經路不得中氣幹旋不轉蓋中氣屬北斗所居斗柄破軍
即中天大聖對指天罡逐時轉移日月星辰隨指自運斗經云天
非北方也罡所指晝夜常輪是也天地升降日月運行不失其時爲物化生
無有窮已蓋人與天地稟受一同始因父母二氣交感混合成珠
內藏一點元陽真氣外包精血與母命蒂相連母受胎之後自覺
有物一呼一吸皆到彼處與所受胎元之氣相通先生兩腎其餘
臟腑次第相生至有胎圓氣足未生之前在母腹中雙手掩其面
九竅未通受母氣滋養混沌純一不雜是爲先天之氣才至
氣滿神具精足臍內不納母之氣血與母命蒂相離神氣向上頭
轉向下降生一出母腹雙手自開其氣散於九竅呼吸從口鼻出
入是爲後天也臍內一寸三分所存元陽真氣更不會相親迷忘

本來面目逐時耗散以致病天憂愁思慮喜怒哀樂但臍在人身之中名曰中宮命府混沌神室黃庭丹田神氣穴歸根竅復命關鴻濛竅百會穴生門太乙神爐本來面目異名甚多此處包藏精髓貫通百脈滋養一身淨裸裸赤洒洒無可把蓋常人不能親者被七情六慾所牽迷忘本來去處呼吸之氣止到氣海往來在氣海府也既不會得到中宮命府與元氣真氣相接金木相閒隔如何得龍虎交媾化生純粹又不知運動之機陰符云天授是也如何是氣液流轉以鍊神形蓋心屬火中藏正陽之精名曰汞木龍腎屬水中藏元陽真氣名曰鉛金虎先使水火二氣上下相交升降相接用意句引脫出真精真氣混合於中宮用神火烹鍊使氣周流於一身氣滿神壯結成大丹非特長生益壽若功行兼修可躋仙位謹詳述於後

大丹直指

博州戰姑庭楸詩序

邱處機

聊城之南鄒氏之室有戰姑者本蓬萊人生含巧思以綵縷細結

鳥獸魚蟲花草之類隨物變態不待規規模而應之於手其精理過於生者遠甚自中年後守寡信道甚篤建庵設食以待四方煙霞之侶且有日矣無何佻薄者構成謗讟之私用浼松筠之操姑知不易明辨卽會其戚屬指庭下枯楸而祝之曰今仙聖在上妾身若無毫髮過願樹復榮苟或不然妾自負矣吾誓不與若等共天日祝後歲幾半宵無朕兆里人笑而嘲之曰繫樹若生不特爾之貞卽我亦富且貴矣姑聞之春夢然彼楸樹者以大定庚子始植旣植卽死風摧雨剝殆幾五稔形質朽殘固無生理越明年建巳之夏卽姑始禱之月也忽爾靈芽筍發於枯樹之下狀如朱草日引修條茂葉蔽於階砌予初在陝右屢聞是說然未詳所見逮明昌辛亥塗經此州聞閭里讚道及寓宿於姑之家庭而後悉其事爲不誣自樹之復榮於今六載矣高可倍尋枝榦扶疏異於凡木其傍榜枝四出偃蹇勁森然有拔俗淩雲之氣象長春先生曰至誠感物明德動天戰姑之謂乎孰謂道之云遠人病不識

其德耳因得四十字用紀□神之應時某年月日

礪溪集

湛然居士集序

釋萬松老人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流猶賢乎已屏山年二十有九閱□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橐心學諳諳大半晞顏早立亞聖生知追繹先賢誠難倒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爲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恆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

也若乃冒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外則含宏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閒閒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衲作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斂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奧者方且索之於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於少林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歷翫焦桐而贊南風在燮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閣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尙不肯屏山閒閒形於論辨萬鍛炎爐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子設耶

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浩然居士集

密呪圓因往生集序

夏賀宗壽

竊聞總持無文越重元於化表祕詮有象繫大用於域中是以佛證離言廓圓鏡無私之照教傳密語呈神功必效之靈一字包羅統千門之妙理多言冲遠總五部之旨歸眾德所依羣生攸仰持之則通心於當念誦之則滅累於此生妙矣哉脫流幻之三有拔險趣之七重躋蓮社之淨方埽雲朦之沙界促三祇於頃刻五智克彰圓六度於剎那十身頓滿其功大其德圓巍巍乎不可得而思議也以茲祕典方其餘教則妙高之落眾舉靈耀之掩羣照矣宗壽夙累所鍾久纏疾療湯砭之暇覺雄是依爰用祈叩真慈懺摩既往虔資萬善整滌襟靈謹錄諸經神驗祕呪以爲一集遂命題曰密呪圓因往生焉然欲事廣傳通利兼幽顯故使西域之高僧東夏之眞侶校詳三復華梵兩書雕印流通示規不朽云爾時大夏天慶七年歲次庚申孟秋望日中書相賀宗壽謹序

密呪圓

因往生集

以上原列卷四十六

金吾案夏天慶七年金承安五年也彼時夏臣屬於金故附錄之

金文最卷二十三

金文最卷二十四目錄

跋

證類本草跋

宇文虛中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見文雅

蔡松年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見文雅

施宜生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劉沂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高衍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蔡珪

朗然子劉真人詩跋

失名

寧刻龍興寺額跋

孫慤

續編祖庭廣記跋

孔璫

金剛經跋

王寂

楊少師侍御帖跋

見文雅

王寂

三仙帖跋

見文雅

王寂

漢魯孝王石刻跋

高德裔

武德乾封詔敕碑跋

高德裔

劉處元范憐靈虛宮唱和詩跋

范憐

王重陽掛金鐙詞後

范憐

朱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跋

張著

喬展興慶池李氏園兩詩跋

申天祿

高曼卿增修孔子廟記

赫煚

唐庾賁德政頌跋

朱佑之

唐庾賁德政頌跋

卜儒卿

重建孫真人祠記跋

米孝思

胡筠續修太清宮記跋

失名

掖縣劉氏祖塋寒食墓頓序跋

張翬

二蘇墓詩跋

延安學

二蘇墓詩跋

屈子元

玉皇召許真君昇天詔碑跋

張秉

楊用道懷范桂詩跋

王國器

趙閒閒游草堂詩跋

方亨

移刺相公驪山有感詩跋

失名

唐太宗賜孫真人頌跋

邳邦用

真相院摹刻東坡施金帖跋

劉賢

晦明軒刊重修證類本草跋

失名

雲房二字跋

李失名

題李山風雪松杉圖詩跋

王庭筠

李山風雪松杉圖跋

王萬慶

雙溪小稿跋

王萬慶

東坡四達齋銘跋

趙秉文

米元章多景樓詩跋

趙秉文

涪翁草書文選詩跋

趙秉文

東坡書孔北海贊跋 見文雅

趙秉文

異壺圖跋 見文雅

趙秉文

雷司直奏牘跋

趙秉文

曹忠敏公碑跋

趙秉文

東坡與王定國帖跋

趙秉文

楊少師侍御帖跋

趙秉文

楊少師書陰符經跋 見文雅

趙秉文

三仙帖跋

趙秉文

竹溪篆跋

趙秉文

竹溪黃山書跋

趙秉文

東坡乞常州奏章跋

趙秉文

東坡寄無盡公書跋

趙秉文

田不伐書跋 見文雅

趙秉文

巫山圖跋

趙秉文

紫陽宮銘跋

趙秉文

山谷草書跋

趙秉文

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跋

趙秉文

南麓書跋

趙秉文

黃山書跋

趙秉文

劉伯深西巖歌跋

趙秉文

米元章修靜語錄引跋

趙秉文

郭恕先篆跋

趙秉文

自書擬和章蘇州詩跋

趙秉文

騶子跋

趙秉文

漢聞憲長韓仁銘跋

趙秉文

清涼洞記跋

韓希甫

宋簿興儒里記跋

鄭時昌

西堂頌跋

魏辛

孟友之與西堂和尚帖跋

魏道明

刻孟宗獻與西堂和尚帖跋

高陟

寶墨堂記跋

王若虛

王進之墨本孝經跋

王若虛

漢聞憲長韓仁銘跋

李獻能

七仙人詩跋

雷淵

承安登科記跋

李俊民

道藏經跋

李俊民

唐太宗慈德寺詩跋

李文本

僕散汝弼溫泉風流子詞跋

慕藹

萬壽觀自然先生讚碑跋

李名

以上原列卷四十八

金文最卷二十四

昭文張金吾月霄

跋

證類本草跋

宇文虛中

唐慎微字審元成都華陽人貌癯陋舉措語言樸訥而中極明敏其治病百不失一一語證候不過數言再問之輒怒不應其於人不以貴賤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其爲士人療病不取一錢但以名方秘錄爲請以此士人猶喜之每於經史諸書中得一藥名一方論必錄以告遂集爲此書尙書左丞蒲公傳正欲以執政恩例奏與一官拒而不受其二子五十一五十四偶忘其名及壻張宗說字巖老皆傳其藝爲成都名醫元祐閒虛中爲兒童時先人感風毒之病審元療之如神又手緘一書約曰某年月日卽啟封至期舊恙復作取所封開視之則所錄二方第一療風毒再作第二療風毒上攻氣促欲作喘嗽如其言以次第餌之半月良愈其

神妙若此皇統三年九月望

證類本草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劉沂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此帖清奇超妙蔡衛公首發明之
施先生繼品題之顧如晚進安敢措辭於其後哉姑記姓名以見
榮觀之幸焉劉沂謹書

書畫彙考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高衍

太白清奇出塵之詩老泉飄逸絕倫之字非衛公品題無以發明
施老以爲二公仙去已久蕭閒今此身是誠非虛語正隆己卯立
秋前一日高衍題

書畫彙考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蔡珪

玉局傳東華之詩蕭閒題玉局之字三住老仙發揚之金闕侍郎
秘藏之雖至寶所在有物護持終恐六丁持去如珪輩薄福之人
或不得時見之也此所以捧玩再四遲遲其還是月中休日蔡珪

謹書

書畫彙考

朗然子劉真人詩跋

失名

朗然子齊人也因隨唐元宗幸蜀遇神仙司馬承禎口訣傳金液還丹火藥訣自後修鍊成功卻歸洛陽鄉老傳言朗然子於宋端拱年醉死於桃花坊時天大雪惟尸臥處周圍丈餘無一點雪官吏撿尸惟見鼻口耳中有金蟬遞返出良久飛上空中去眾皆仰視及回顧卻不見地上尸矣萬靈朝元宮道士趙隱微收得朗然子詩篇化緣立石廣行其傳叩門告余出示此詩予親詳此詩語亦不過運氣吞液保陽去陰與子符契喜爲之書皇統元年三月二日方壺知足居士謹題

鳴鶴餘音

摹刻龍興寺額跋

孫慤

李北海不特以文鳴於唐而書法之妙且口當時口口口口觀題龍興寺額開元以來能幾人哉故士大夫往往不輕懸挂之口口規取口口本藏之僧元輝慨然歎曰一失至寶可復得乎檢口口口命名手摹於碑陰不惟易遂求者之欲且以保無口口口口

昔淄川塔裂輝嘗補完之口口奇特異乎眾人遠矣皇統丙寅孟冬上休日濟南孫慤題

石刻拓本

續編祖庭廣記跋

孔 瓌

叔祖父昔年編此既成欲鏤版藏於祖庭值建炎之事廟宇與書籍俱爲灰燼後二十餘年或見於士大夫家皆無完本甚可惜瓌宣和閒嘗預檢討輒因公暇考諸傳記證以舊聞重加編次僅成完書比之舊本又取其事繫於先聖而非祖庭者及以聖朝皆纂集而附益之遂鏤版流傳非特成叔祖父之志將使歷代尊師重道優異之典昭昭可見不其踴歟正隆元年丙子歲五月甲午初一日辛丑朔四十九代孫瓌謹識

祖庭廣記

金剛經跋

王 寂

先大夫歸德君夙植善根奉佛謹甚年二十七登第後日誦金剛經至春秋八十有三中閒雖大寒暑風雨不廢也易簣之際澡浴振衣置經於首合手加額跏趺以終香聞滿室信宿乃滅人以謂

戒定之報某追念考妣去世久矣無以伸罔極之痛乃啟誠心手
書金銀字金剛經受持誦讀以餘散施諸善知識歡喜奉行成就
第一希有之法庶可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一切有情同霑勝利先
有發願疏文亦恐久之湮滅今并附於卷之末明昌改元之明年
十月旦日拙軒主人王某敬題

伏以磨骨髓繞須彌頂猶難報四重恩舍身命等恆河沙未如生
一念佛輒伸宏願仰叩眞乘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行菩薩利益
不住相布施卽將功德追薦先靈往生兜率陀天授記然燈佛所
在在處處起不驚不怖不畏心世世生生獲無量無數無邊福欽
惟大覺證明謹疏

拙軒集

漢魯孝王石刻跋

高德裔

魯靈光殿基西南卅步曰太子釣魚池蓋劉餘以景帝子封魯故
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詔修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
中偶得此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卅四年

六月四日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漢石刻最爲難得故予詳錄之使來者有考焉提控修廟朝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記

金石萃編

武德乾封詔敕碑跋

高德裔

明昌二年七月一日暴風折木壓其碑仆於地龜趺分爲二碑與字俱無害豈陰有所相而然耶九月一日復命工易以此座云提控修廟朝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記

金石萃編

劉處元范懌靈虛宮唱和詩跋

范懌

大定己酉四月十二日大行皇帝百日驃騎節使自出已財同郡中口首於口口劉口真口道佑德觀起明真大醮以報先皇遺恩排口積嚴靈感孚應百口散十有七日節使隨詣長生先生口醮眾齋於德池臨城亭閣會罷移坐縱步口池先生題詩一章辭意清逸懌不揆繼韻先生因書之筆力遒勁節度命工刻之上石用傳不朽耳

山左金石志

王重陽掛金鐙詞後

范懌

修外以明內教之元微也用有以顯無理之精粹也在昔先覺之士隨機接物行化度人無出於此也祖師重陽憫化妙行真人邱劉譚馬師也名高千古教啟一行以清淨無爲之道煥然興行自西徂東由中及外莫不敬信而師尊有作池亭詞一闕聲寄掛金鐙有繕修內景裝成外景之句旨口宏深長生劉公先生手揮此詞刻之于石於藕池之北亭尤魯驃騎節使園亭記之後貽厥將來其有益於學者也大定己酉年孟夏中旬後甯海州學正范懌謹跋

石刻拓本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跋

張著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游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跋

鐵網珊瑚

喬展興慶池李氏園兩詩跋

大定二十八年

申天祿

故大理丞喬君先生以文章起家迹其德業宜有後者也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關陝至今稱之京兆所留題詠雖一時游戲然今日運會有足奇者先生仙去十年於茲其子德容以戶曹來光遺跡公餘搜訪得數絕句命刻之石豈特使芝蘭久而益芳圭璧久而益貴將見蕃田構室不負所託矣天祿鄉里晚進嘗接餘論方漫令長安此一段因緣喜與德容共之不揆狂斐於是乎書大定戊申正月上沐古唐申天祿跋

金石萃編

高曼卿增修孔子廟記

赫煖

僕鄉爲令長山被檄泰安嘗謁宣聖廟厯觀前人碑志自漢魏以來代無不修其舊制稍隘未足以副天下之望茲者朝廷右文命開州刺史高公曼卿特爲增葺凡弊者新之狹者廣之下者高之舊所無者創之莫不曲盡其善僕與公有一日之雅喜而謂曰公爲吾儒獲膺此委而能大其規模俾雄麗如此可謂無負矣明昌

辛亥復因奠拜過此安陽赫飭十月二十有七日題

金石萃編

唐庾賁德政頌跋

宋佑之

佑之聞龔邱庾公德政碑舊矣自唐大厯五年歲在庚戌至今貞元三年乙亥凡三百八十五年善政獨彰芳塵孰嗣而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佑之到官之初首加詢訪乃於廳事之後龔土中得其口斷壞散亡僅存其半嗟青瑤之沈埋懼磨滅之無日思欲得完本重刻於石未易得也聞邑尉永口趙珣君瑞肯爲尋訪於邑人彭鼎家得蓄藏舊紙本一以示佑之詳讀玩味頗慰願見於是龔石命工口刻舊記庶乎庾公之德政與夫李公之辭翰爲不朽云

金石萃編

唐庾賁德政頌跋

卜儒卿

有唐庾公嘗宰是邑當時治蹟昭著而名公若李陽冰者因邑人之請口文以頌其實旣刻口口亦庶不朽不期圯壞其間廿餘年未遑再立德政口口不絕如綫縣令宋公下車之初首加詢訪越

明年再勒其碑豈非宋公之爲治有慕於庾公之治耶不然何以勸課農桑奉公竭節以今較昔不謀而合者往往皆是歟儒卿謂庾宋之治時雖異而美則同矣

金石萃編

重建孫真人祠記跋

大定九年万俟善深重建

米孝思

眞人生於華原以碩德隱操顯於隋唐閒其豐功厚利拯濟羣生者於今六百年矣雖飛昇之久而一方有雨暘之求則昭應也如響病者有藥餌之請則對證而受賜其異跡顯狀焜耀後世若此故崇甯閒賜廟額曰靜應封爲妙應真人其後改爲靜明觀而普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風焉故郡人万俟景之先人自他州而徙居眞人之鄉縣者已數世矣至景而自辦財力特爲真人修堂塑像以表其欽事之意其後景之弟曰祐乃求文於里人王先生以爲記其言典實詳贍傳誦於鄉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狹小字畫纖細而祐之孫曰善深又恐歲月之久或致漫滅乃別鑿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記仍刻眞人之像於其碑首使來者瞻像讀文以起

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龕於真人舊隱之洞新碑既成善深求予敘其本末其清信向善兼能不墜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豈可不爲書之里人米孝思謹跋

金石萃編

胡筠續修太清宮記跋

明昌二年

失名

斯文耆故學正胡先生之所作也文既成錄示故顯武當時有議者便欲令顯武立石公拒之曰不可俟祖庭諸緣事稍集立之亦未晚也以文中有美飾之辭公乃止之若從眾而爲之是自衒也公既不爲留待後人以興建高見昭然嗟乎公今物故矣觀其勤績思其行狀孰不欽羨哉前知宮李若谷將恐先生之文歲久湮遺遂募工刻石俾四方游禮之士得以披覽庶幾發揚顯武之德誠不可得也故僕敬跋其後云

鹿邑縣志

掖縣劉氏祖塋寒食墓頓序跋

張翬

世言高祖出彭城其武官之劉氏來之遠矣自唐及宋號爲望族然屢經兵火譜錄不存是以莫可得而詳但記九世之下其八世

祖大翁昆弟二人孝友隆善喜施舍嘗構橫水良田五十餘頃攔
水二千餘畝周瞻隆興之南禪僧眾當趙宋太平興國閒又以資
幣數千萬免其弟二翁鄉軍之役朝廷聞之特高其義舉萊郡軍
役盡蠲之其陰德逮鄉閭不爲細矣蓋先世義居不□□□□
□□□□□□□□□□說說繩繩以至於今日慶源流衍匪一朝一夕
積善如許始得一異人天之報施夫豈徒然肆我□□□□□□
□□□□□□不失青□之舊物正面南方之元英聳翠□□其下清
靜消搖不言而人自化爲子者孝爲弟者悌□□□□□□法□
凡入德足一及門者無不悚惕革心易操內□有餘里閭靡然草
偃而從之其他方慕道而趨者莫知其□□古之君子不能遇自
非天之錫善於斯人也余丁未春□道謁其□□沐禮遇且出其
大祖世英所作寒食享祀序而觀之□□世所云祭享既畢翼日
別爲一食□□之數逮於三八美矣誠戒子孫不得忘其舊禮而
富貴常存不失武官劉氏之□□者歎息再三旣欣羨其祖慶之

未遠欽仰乎異人閒世能訓勉本支回心嚮道有滄古之風自今
以往將非復上祖之劉氏也其宗族道大津涯夫孰可量哉口口
口口略題於後云時大定丁未年三月二十有四日昌陽張翬飛
卿謹跋

石刻拓本

二蘇墓詩跋

延安學

文以氣爲主氣以道爲圓極其指歸則無出於忠信仁義而已此
眉山兩蘇公所以冠千古而獨步少卿先生今日重爲兩公拈出
世之學者文不口華氣不流暴則然後可以少卿語語之噫少卿
之心兩公之心兩公之心周孔之心也吾輩宜式之延安學題

石刻拓本

二蘇墓詩跋

屈子元

東坡先生古今忠義一人而已其作爲文章見於行事者固不一
而足無何道之不行命宮磨蝎竄居黃岡數年然後歸隱流離頓
挫處之自若胸中一點可謂之養浩然者也後卒於常州逮邁輩

護喪而歸與弟穎濱先生俱葬於邾城之義眉蓋平所見今得其死所矣墓之側賢士大夫留詩者甚多惟司農苑公先生獨以二老所蘊藉詩人不能形容者一詩盡之矣於二老英魂其有遺恨乎河中屈子元跋

石刻折本

玉皇召許真君昇天詔碑跋

張秉

許旌揚平昔刻意仙道尤長於符法逮乎出宰是邑愈口口前原滋拯濟生民積有日矣彼蒼紀錄頒詔賜丹顯跡當時蓋夫奉行太上法籙致有是哉本宮李道判暨里閭強公命工刊石庶幾傳之無窮豈非好事者耶鄉貢進士張秉謹跋

石刻折本

楊用道懷范桂詩跋

附詩

王國器

初載希文此屈盤天衢一旦遂高搏古人直許到夔契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天寒何但東坡爲流涕遺編我讀亦汎瀾

故海甯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上下近於李舜臣家得公筆跡

慮其湮沒命工勒石以傳永久泰和乙丑口口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騎都尉王國器立石

石刻拓本

趙閒閒游草堂詩跋

方亨

趙禮部閒閒先生辭翰爭輝耀騰天下孰不仰之以謂極盡美矣然而此特窺一斑則未覩其全也先生以道口發其本源涵泳既久妙入聖人之心法及乎得志思與天下共之遂取前賢箋注有力於聖教者以清俸刊行之俾雕章繪句之流知所歸宿庶乎士風丕變薄俗復厚此先生之望也正大乙酉季冬奉使夏臺迴游草堂題詩七章咸陽懷古二章口口義金刊諸貞石撰傳不朽姑附此惡語以紀其實使觀詩者因一得三又知先生深造於道兼善於人也丙戌仲夏中伏鑑山方亨謹跋

石刻拓本

移刺相公驪山有感詩跋

失名

詩之興也久矣其源本出於國風之什濫觴於漢魏派演於六朝下逮唐宋汪洋大肆靡所不至大率以鍊格鍊意鍊句鍊字爲法

而少能相兼自各名家而已必求其粹然可稱道者亦不多得焉
嗚呼詩道之難也如此按察相公人品高秀天性奇穎始以儒業
自舉一游場屋芥拾甲科已而事與願違投筆就宦然游戲翰墨
之間初未廢其寸陰大篇短什率皆出前人用心不到處士子仰
之如泰山北斗向提憲關中嘗有題華清宮三絕句遠近傳誦不
啻膾炙方以不多見爲恨頃因再游復留一絕格愈老意愈新句
愈健字愈工恬然備四鍊體自非深於文章者其孰能與於此友
人賀吉甫已作傳遠計迺命遼東孫吉之書諸石九嶷徐從周刻
其字晉陽舊部吏聞而喜之復識歲月於後云承安屠維協洽書
雲後七日謹跋

石刻拓本

唐太宗賜孫真人頌跋

邳邦用

方外友華下李濟道好古有爲之士也以先師居有唐孫真人舊
隱殿堂歲久損壞完復一新凡碑刻缺裂不完者必移之他石在
觀有大定癸卯閒縣宰完顏宗璧所書唐太宗賜真人頌偈火裂

而損甚將移之未暇癸卯歲郡人駱志全禮山主李公入道山居忽以數力擡昇而來告曰不幸雙目暴爾失明又反胃飲食不納苦楚不禁惟自盡可免濟道止之曰人之疾苦必以藥餌救料又有所請之事況真人醫術冠絕唐代所留方論後人用之無不獲效今遺像在堂若誠心禱之豈無應驗志全敬受教置水一鉢於真人前銘心致禱以水煮粥食之不反吐粥食漸進不兩旬疾平志全愈加誠敬一日臥北窗下告之道伴曰我見窗櫺上白四指許所見日加一月後兩眼復明一方驚歎四月初口濟道過舍而請曰將移頌石敢告數字以誌歲月備道前事予歎曰有是哉異聞也其可隱乎因記移頌表而序之以告來者庶乎共知真人靈驗唐皇所賜之頌非虛美也昔乙卯歲四月上旬谷口遣老邳邦用謹述

石刻拓本

眞相院摹刻東坡施金帖跋

大定十八年

劉賢

東坡先生施金建塔而遺此數帖塔久未成罹正隆之季兵火而

亡其本既定復得之詢之嘗已流落數百里遇好事者識之而卒歸本院古語有謂珠無翼而飛玉不脛而走者以至寶之物不自致於人而人口以致之者也顧此寶之去來雖曰人致而暗中亦應神物護持了知此得山谷道人云蘇翰林書又字字可珍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噫嘻歲月愈遠而此愈難得寺僧其秘以十襲而長有之異時或賢達君子勸緣募工畢此勝事者庶幾憑依奇蹟取信後人而易爲力焉

泰山志

晦明軒刊重修證類本草跋

失名

此書世行久矣諸家因革不同今取證類本尤善者爲窠模增以寇氏衍義別本中方論多者悉爲補入又有本經別錄先附分條之類其數舊多差互今亦攷正凡藥有異名者取其俗稱注之目錄各條下俾讀者易識如蚤休云紫河車假蘇云荊芥之類是也圖像失真者據所嘗見皆更寫之如竹分淡苦甘三種食鹽著古今二法之類是也字畫謬誤殊關利害如升斗疽疽上下千十未

末之類無慮千數或證以別本質以諸書悉爲釐正疑者闕之敬俟來哲仍廣其存行以便綴緝庶歷久不壞其閒致力極意諸所營制難以具載不敢一毫苟簡與舊本頗異故目之曰重修天下名賢士大夫以舊鑒新自知矣泰和甲子冬日

證類本草

雲房二字跋

李失名

按察陝右東西路移刺仲澤先生德業文章聲蓋天下其幼子松齡茂之年甫志學性工染翰嘗擬鍾離書雲房二字筆力放浪若驚鴻奔驥略不羈東方之正本雖識者較讐莫能別其差銖錙使此公加以數年則張旭羲之其流也余嘉歎不足因敘片言於後庶幾來者未愜空名父傑子萃諸一門時承安四年歲在己未冬至日徵事郎行京兆府櫟陽縣主簿李某謹誌

臨潼石刻志

題李山風雪松杉圖詩跋

詩附

王庭筠

繞院千千萬萬峯滿天風雪打杉松地鑪火暖黃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

此參寥詩非本色住山人不能作也黃華真逸書書後客至曰此賈島詩也未知孰是

墨緣彙觀

李山風雪松杉圖跋

王萬慶

此老在泰和閒猶入直於秘書監予始識之時年幾八十矣而精力不少衰每於屋壁閒喜作大樹石退而睨之乃自歎曰今老矣始解作畫非真積力久工夫至到其融渾成就處斷未易省識今觀此風雪松杉圖其精緻如此至暮年自負其能亦未爲過而世俗豈能真有知之者故先入翰林書前人詩以品題之蓋將置此老於古人之地也覽之使人增感云癸卯六月廿有二日萬慶謹書

墨緣彙觀

雙溪小稿跋

王萬慶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真仙語也彼□□□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爲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

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爲餘子言也王萬慶跋

雙溪醉飲集以上原列卷四十七

東坡四達齋銘跋

趙秉文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閒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杜名理似樂天其書如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竊嘗以爲書仙屹然鳳凰巨鰲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鶩狼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懔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鏗鉉銅鐻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於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於此而形之於彼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溫水集

米元章多景樓詩跋

趙秉文

海岳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爲豪放偃然如枯松之臥澗壑截然如快劍之斬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鵬鶴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沈著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其厚重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淨顏柳之端嚴誠爲鮮儷至於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於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陳之堂堂乎

涪水集

涪翁草書文選詩跋

趙秉文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梟藤蟲食木巨石根老枿禿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爲俗此其暮年書也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技進乎此矣

涪水集

雷司直奏牘跋

趙秉文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於名爵庶人則惑於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於股掌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固與物隔絕知己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爲利而殺人士大夫必不爲以政而議獄知其冤濫則曲意爲之向爲利則不爲今爲名爵則忍爲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爲司直日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情於垂死之魂興哀於不報之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滏水集

曹忠敏公碑跋

趙秉文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

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數年開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平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跡爲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與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哉書此以勵夫爲善者

趙秉文

東坡與王定國帖跋

趙秉文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暗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於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蘇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趙秉文

楊少師侍御帖跋

趙秉文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距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溢水集

三仙帖跋

趙秉文

潁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揀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此亦良悲耳

溢水集

竹溪篆跋

趙秉文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溢水集

竹溪黃山書跋

趙秉文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爲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閒非但不愧之而已

滄水集

東坡乞常州奏章跋

趙秉文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付不道之家顏尙書乞米帖至今爲萬世寶東坡奏稿以薄田租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於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留此二帖以儆世貪饕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千駟者亦可悲也夫

滄水集

東坡寄無盡公書跋

趙秉文

無盡公少年爲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墮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勘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辨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爲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

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自聖賢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徇悅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於佛學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蓮以白蓮爲喻公獨曰優鉢曇華也又自以爲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溫公不能滿其意則不免有彈刻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爲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弊近世尙有以溫公爲奸黨以歐蘇爲不知道此皆知已太過責人太深之蔽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己自淺近始庶幾腳踏實地無躐等虛浮之咎矣

淫水集

巫山圖跋

趙秉文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淫神志旣蕩夢與神遇以無爲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

玉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
尚矣其後繪以為圖公南征得之觀其羣峯秀拔雲烟蔥蔚意必
有神主之褻瀆如此毋乃汙靈尊乎乃作此說以為之辨

滄水集

紫陽宮銘跋

趙秉文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開濟
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為視中蝨乎

滄水集

山谷草書跋

趙秉文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
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浩翁此書殆有意於華陽之體歟

滄水集

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跋

趙秉文

嵇中散龍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
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墦鍾會啖司馬昭以臥龍比之此豈昭弑逆
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為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
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

以公爲才多而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於董卓文舉死於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楊子雲幾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爲不沒如會勸司馬昭啄喪魏室旣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大斃耳死與草木共腐而公之沒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爲不死矣尙何訾云故備論之至於書之工拙亦何足云之與有

淦水集

南麓書跋

趙秉文

岱嶽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若有學南麓者當以吾言參之

淦水集

黃山書跋

趙秉文

余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閒議者未必爲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論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浩翁圓熟若論

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溪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之者

又題學易先生卜詩是未可以江西之詩一派論也

淦水集

劉伯深西巖歌跋

趙秉文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爲衡兮地爲席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澠世閒清境端爲吾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援琴眾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閒行路是處多炎蒸如何水前山後六月赤腳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兮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諷詠

淦水集

米元章修靜語錄引跋

趙秉文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爲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

其閒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眾香國中來
去當眾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俱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
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
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
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修
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素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心二老始判
真魔乃知此老遇正見師具擇法眼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林
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世當
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師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
不以爲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觀公
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割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
猪狗腳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於他日臨行
一著預剋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
有九日題

閒閒題此格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觀其所言原無所謂避忌也至論禪亦深有所得也矣豈以元章自況歟公以辛卯後之一歲壬辰年五月十有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人家

溢水集

郭恕先篆跋

趙秉文

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雷希顏趣售之其鑒裁如此

溢水集

自書擬和韋蘇州詩跋

趙秉文

右擬和韋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正之郎中送此幅稍者用礬糊不能書書不成字重違雅意勉強作此

知不足齋藏趙閒閒真蹟

騶子跋

趙秉文

衍時佛法未入中國而此書多用佛語蓋好事者依託爲之非本書也相傳亡宋有山東時一僧泛海得之海島石室中豈卽此僧

爲之者歟閒閒居士題

騷子

漢聞憲長韓仁銘跋

趙秉文

此碑出京索閒左氏傳京城太叔之地滎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史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爲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於荒烟草棘中得爲礎爲砥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自古賢達埋光鏹采堙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尙存李侯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

金石萃編

清涼洞記跋

韓希甫

鄧先生爲人也自束髮以來志在君子儒才高日進試太學優爽時人比白樂天才業大丞相呂公奇之蘇學士子瞻所知與之倡和公輕名利歸耕故里樂性著書適值章子厚拜相秉政書召欲

命以官公惡其爲人也匿書不赴召公住山洞聚徒解釋老講道德教儒生化鄉民以孝悌行節儉勤耕桑潔已節行超逸有古之遺賢七人之餘風言行法則足爲人師痛惜公考古厥記可鐫刻於洞首山石像其記不墜於世後人知清涼洞秦梁元造不惑於他說公之子孫當爲之公之所知亦當爲之奈何悉絕城邑村落有力及好古抱義英哲又捐三十千刊石鄧公泉下足矣哉大定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鉅野韓希甫書

石刻拓本

宋簿興儒里記跋

鄭時昌

夫人稟五行之秀有仁義道德之心然而不激揚誘導之則孰爲生生自庸者哉吾友宋公祐之以壯歲登名場第二政是邑觀興儒之民舉趾中規發言合理有吾黨之風蓋由耳目聞見有所從來也然亦未得其實有修潔好學之口因作文用激揚誘導成彼善性使不忘其習俗之舊則興儒之名不徒云爾口口翔濟之化行一境豈止是村之名歟噫爲道者顧不當如是耶與夫肆口口

口箠撻以爲治政之能者固有閒然回視黷貨無厭日夕以追胥
擾之致口口口田里彼又奚暇治禮義哉是以僕於宋公有所
取焉

隰州志

西堂頌跋

魏辛

僕暇日嘗游洞林覽壁閒碑文見四元孟公上西堂頌繼有魏節
使部尙書泊諸名士跋贊詞麗可口然推尋文理終莫知作頌之
由一日廓然老敘其事曰昔洞林大覺開山和尚於大定十五年
三月望日爲南京妙惠深長老證開堂寓居京之大雲寺時四元
友之聞師道譽日久聿來參訪因敘欽風之詳未幾見候問者眾
徐曰某甲告退恐妨善人作禮別口一時伏受慈教翼日營齋專
人持手啟慇懃致請一眾與師俱赴第宅時轉運程公亦預座列
齋畢孟焚香作禮曰啟問和尚曩之遠土人道樞機願師開悟無
吝大慈師逗以無言三昧久之又曰某素有疑塞於今未決聿垂
方便憫物導迷師請舉似孟云嘗看趙州錄州一日攜錫至臺山

下菴至口而主塊然自若州振錫一下豎起拳云是什麼主亦豎起拳云是什麼州云淺水無魚不勞下釣又至上菴主處振錫一下豎起拳云是什麼主亦豎起拳云是什麼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者兩處相見略無差別何故一許一不許是則有疑師云分明之甚何地容疑因請紙筆舉起垂示云請先生急著眼便見趙州看人親切處師遂頌云兩處見菴主都如闕百草各人拈一枝彼此去華巧好則好縱奪還他趙州老信手推開無礙門珊瑚樹頂日杲杲友之讀畢笑云我會也數載疑猜一朝頓釋遂亦作前頌云爾後特至郭下咨參者數月竟得明悟焉於時開山已退居普照西堂廓然老因曰如孟公啟頌諸名人跋贊已有前碑然開山頌趙州事惜乎闕而不完則四元之頌無從起本見之者不能無疑況撥動錙銖又誰之力擬欲另作一石令前後始末相口使將來觀覽者庶幾皆得開悟耳口因究其詳亦粗有所得始知開山接物之慈如彼其深矣四元穎悟之機如彼其利矣廓然老之

用心如彼其善誘人矣一舉而顯三善故援筆而爲之記泰和四年六月二十日從仕郎榮陽縣主簿魏辛題

石刻拓本

孟友之與西堂和尚帖跋

魏道明

孟君友之大梁之奇士也余往年嘗親見其爲人其學問淵源度越流輩遠甚惜乎方少年進取從事於場屋閒獨以詩格賦律見稱口盡君之才耶而又連取四魁以成其賦名人皆以爲榮余獨以爲不幸何者使其不爲時學而大發於古文則必有桓桓之聲渾渾之力追配於昔人又豈止傳道八韻而已哉亦嘗覽其賦矣皆約束俊氣徘徊窘步以俯就時律此尤足惜也今復於學宮口錄處見其與西堂數帖字畫斌媚又騁騁於賦格矣一其盡力於彼而未暇於此耶不知我者將以余言爲詈知我者當以余言爲深知友之者也雷溪魏道明題

石刻拓本

刻孟宗獻與西堂和尚帖跋

高陟

雪齋學上人乃西堂寶公之的子英俊豪傑出乎天資詩書笑談

冠乎塵表蓋所謂禪林之杞梓覺海之龜龍也孟四元與西堂老人往復數帖欲刊諸石傳於無窮愧無時賢士子之所題咏恐不能取信於後世復從翰林魏侯尚書郭侯請爲詩書續爲題品二公皆鄭城太守文采風流爲時所重豈唐裴休宋元覺之儔歟觀乎西堂老人之道德孟公友之之文章二太守之發揚師賢之好事真不愧於昔人矣且孟公友之不惟光揚聖世文行過人亦於禪祖門中遇大宗匠有所開發口不減東坡山谷二老人爾噫噫皇天厚地名山大川豈獨賦英靈此數公耶僕雖不敏亦知吾道之未窮而有斯人也隨口讚嘆書之卷末燕山逸人高陟虞卿跋

石刻拓本

寶墨堂記跋

王若虛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爲故參政蒲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爲奇特自經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手方且什襲深藏以爲珍玩旣而聞公子祐在因

復歸之噫渠家獲所土不失舊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已之愛以口此美事亦灑落可嘉也

漳南遺老集

王進之墨本孝經跋

王若虛

孝弟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襟聖人大訓不待贊揚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能踐履者鮮矣李君追慕其親以不得竭力爲恨而淪於非道爲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名卿珍翰以昭於不朽觀其自述亶亶不絕愛敬之誠藹然而見非深於踐履能如是乎吾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蓄之仍圖函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并刻焉卽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爲人也

漳南遺老集

漢聞憲長韓仁銘跋

李獻能

兩漢重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於史則知班范所載遺逸者尙多此碑又復埋沒於荒榛斷隴中閱千載而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薶口口而樹之然後大顯於世其冥冥之中亦伸

於知己者耶輔之疏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以一邑爲卑
留心政事急吏緩民霽然有及物之意行見□□襄□踐揚□□
其功名事業必將著金石而光簡冊蓋不待附見於此然則二君
皆不朽人也無疑 金石萃編

承安登科記跋

李俊民

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經義榜

李俊民字用章年二十五澤州晉城

郭伯英字伯誠年三十潞州上黨

劉從謙字光甫年二十五解州安邑

張儒卿字介甫年二十七大興府左巡院

王知進字崇禮年三十一東平府平陰

孫璵字子玉年二十七大名府夏津

彭悅字子升年二十三真定府錄事司

舒穆魯世勛字景略年二十八咸平府千戶所

李適字適之年二十九大定府長興

晁李中字寶臣年四十一通州三河

朱煥字文伯年四十四開封府警巡院

伯德維字公理年四十一中多和拉呼千戶所

趙楠字庭幹年二十四澤州高平

王元字善之年三十三解州司侯司

糜元振字彥升年二十八磁州司侯司

祁午字子善年四十一解州聞喜

潘希孟字仲明年二十八磁州司侯司

孔天昭字天安年三十大興府左巡院

王毅字知剛年二十八大興府左巡院

侯尙字世卿年三十大興府平晉

高應字大中年三十二磁州邯鄲

趙銖字敬之年二十五大興府左巡院

晉蕃字天佐年二十五奉聖州磐山

巖葛希弼字仲傑年三十五博索路五里甲海下

郝鈞字國器年三十五大名府館陶

鮑元字善長年四十四潞州長子

康鼎字晉卿年二十五博州高唐

閻詠字子秀年三十七兗州磁陽

鄧浩字君猷年二十六平陽府錄事司

宋克俊字英叔年二十七河中府錄事司

趙宇字八定年二十八澤州陵川

劉礪字溪叟年七十四濟南府章邱

社實才字克彥年四十四南京巡院

余閱承安庚申登科記三十三人革命後獨與高平趙楠庭幹二
人在一日邂逅於鄉邑哽咽道舊壬寅歲五月初吉庭幹復挈家
之燕京感慨忍淚書五十六字寄之癸卯春

莊靖集

道藏經跋

李俊民

洪惟元祖遠振宗風垂三洞之靈文演一真之妙理要使學仙之子咸與道俱尙憂誤讀之人或遭陰責宜新刊正用廣流傳

莊靖集

唐太宗慈德寺詩跋

正大四年

李文本

大唐太宗文皇帝登極後忽夜夢太后若平日旣寤潛然不自勝越翼日詔有司發倉廩振濟貧窮及於慶善宮側剏寺一所用答劬勞之德故以慈德爲名貞觀六年幸是寺顧謂侍臣曰朕始生於此念母后永訣育我之德將何以報感而大慟左右亦爲之流涕迺嚴祀於正寢及燕羣臣題詩屋壁至十六年警蹕重還故宮復題詩十韻噫孝思不忘此聖人無加之德也住持沙門法號子匱闡道之餘博覽羣書每讀大中繼明佛堂院碑嗟御製詩章久而無聞迨正大丙戌偶獲二詩於縣令盧公處乃天聖中宰相公种世衡石刻也奈風雨侵剝字畫損壞住持惜之復命工刊立於安

養堂前庶使後之人得觀覽焉其帝之功業有本紀在故不書

金石萃編

僕散汝弼溫泉風流子詞跋

慕蘭

近侍副使僕散公博學能文尤工於詩昔過華清嘗作風流子長短句題之於壁其清新婉麗不減秦晏四方衣冠爭傳誦之稱爲今之絕唱恐久而湮滅命刻於石以傳不朽

金石萃編

萬壽觀自然先生讚碑跋

李名缺

右碑讚鄉舊皆云昔在山側屹然存立時遷事改遂致湮沒今於本地崇善之家得昔日所印其本其文非常碑也因再翻於石以垂永久大定二十一年正一盟威法師李□□立石

懷慶府志以上原列卷

四十八